續夷堅志

續夷堅志原䟦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閒與蘇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号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顛叙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宗士夫淪陷其國者槩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盧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悪善懲勸纖細必録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閒哉北方書籍罕金所刻罕至

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抄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於予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

商邱宋元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歷覽底處覔孤墳勛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

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

吴道輔景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祐間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間耳

牖窗叟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一也按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沉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為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

至順三年朱方石巖民瞻氏識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本今僑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六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蕭多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有七也

續夷堅志卷一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鎮庫寶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〻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以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户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處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濶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声道相貫環中作小孔子意其爲九轉也合中復

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鏤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匝合中色如棗皮漆而裂璺縱横絶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赩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内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餘殆秉異氣所化聖俞嫂吳

收之不知今存否也聖俞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咻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与欽咻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爲一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咻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云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已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娼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娼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即詣主家閉目呵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日嫁之

鑊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園娃初入院典座僧白厨堂一鑊可供千人燃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釜鳴不祥廢不敢用坊大衆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衆乞此鑊當任我料理衆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蟲長二寸許色深赤蓋此蟲經火則有聲淄川楊射能亦嘗見苦山均慶寺大鑊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蟲如蠐螬而紅此類大家往往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為大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園娃事全惟識記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号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太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产去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為然增壽復負之而歸

樊帥說

石中虵蝎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即棄去修渾源欒安樵嶺路梃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蠍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薜所化隨想而入歷千万刦而不得解者若不為解却他日亦道曾見我來即以穴杖擊之竟無他異全

唯識說

任氏翁媼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洎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强不信禁忌太和八年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即太歲尚何忌耶替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人紅繡鞋一雙役夫欲罷作鄭怒取楳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竝亡又

峯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鵪爲業故人目爲鵪鶉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倚号哭悶絶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塼作丘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輒曳棺木出舁歸其家餓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司見宸詐主者爹娘

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即云令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鉄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棓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為課凡三年瘡乃平（趙長官親見之）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莊門生牽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土中肉塊人言爲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寧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二肉塊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之爲予言

群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万從内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

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粟米予同舍李慶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慎為變怪即遣逐之及臨產怳忽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

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為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為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棹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眢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即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米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

去令犬獨來何也卞即拘船户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户主困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服

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爲虎所食立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爲尔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叢薄間見一虎怙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范司農極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然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宗廖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嘗夜見光信然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驚亟命埋之信然尋

以疾已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殂識者謂肉塊太歲也禍將發故先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貲雄大定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筯開舍數百人悉名尚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賙贍間知肉食之品或一二致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死十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

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為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為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道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

月餘小愈元老鋭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遒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来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亢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險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尓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来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淂知否京娘即登車䔍言尚書珎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礼部尚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為黃金鑄為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為帽環服之不中蠲云内藏庫使五壽孫説

稻画

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堯民畫青縹為地稻樺皮為之踏室中作小竅取明与主客談咲為之嘗戲於袖中掐蝨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為真蝨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已

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稲画不見於書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摧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卧狗狀足尾皆具䏲㸃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為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讖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壊壁秋燈挑夢破老

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埽不盡寒花看即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讖也至如楊敏行晝眠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讖之有

敏之元詩讖

敏之元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与王元卿田德秀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客雲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嘆曰我渇年僅三十境界渇開廓否明年遺城陷之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㐌

高平申万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敝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溺淮水死

天慶宮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聖廟鐵佛寺天慶觀為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髙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脩每歲二月十五日道家号真元節是日有鶴来會多至數十少

亦不絶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近城上州刺史豹先見之者有賞四遠黄冠及游客來者三日不絶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合昏後憑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民家隨以大棓擊之火焱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玉兒當是其名

太原廟學舊有鬼婦人是宋旦提刑妾爲正室妒搖
而死倒埋學菊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
戲語然不爲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
後忽聞窻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撫聽者云此人
及第此人不及第旣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
其言學正馬持正說聽者趙文卿段國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玉之父翁
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扃鑰甚嚴于洒掃
母亦親爲之一日旣入室中焚誦忽供几下一細小

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以天眷二年第詔王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府尹并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為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為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粟顆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斝股圓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滄州清卿房約為賦金馬詩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嵩嵐人博覧强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揚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備極豊腆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濶詩画超绝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閑〻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閑〻傲浪仙枉随詩酒墮凡緣黄塵遮斷来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為世味所着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来都下館於閒〻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

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胸無古今之句聞之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盂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間留古鶴二字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外来問所以然不荅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醒来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詩加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經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来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鑿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一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勢極飛動閒閒極愛之屏山李之純甞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

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已意斷之以為辯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刻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雲鶴号擬栩道人人物如世画吕公肩微聳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閒居寶豐父子閉户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

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即命閉户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恬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傅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機復立州宅掘一黄土坡偶值古塜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号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叅楊壯玉五臺人為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𣩵斂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爕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爕一大鼎三日不鎔鼎欲

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戍敗有數〻與阨會
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内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兎十
百為羣所過禾稼為空獵户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
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祟

泰和末雷景淵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
官妓香香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
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為天魔所著挈上浮圖顛

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無所得頗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婦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即發願後十餘日靚妝袨服持酒來謝云得學士所教今為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内翰族婦有爲山魈所汚者魈自言汝若資用所闕我能立致嘗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櫪下家人益懼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魈爲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爲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綳繡褓卧之床上老幼拜禱不顧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爲允所捷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家小弟確酗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窣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嘖嘖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凌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為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村值外祖於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箠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湧淂一句汝看作淂偈否畢似凡十數句惟天機割斷繁華梦殆似從慧中淂之母未幾下世

蝨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内城之下有礟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蝨徧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衰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縣黄九者從佛兒堌賊鑽大恠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黄欲剉取婦陽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詐以剉取之事因指黄九悪語大罵賊不勝憤砍殺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黄兒爲異之説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棰而死妻梁氏舁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曰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

罪且説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携二子去洛陽翟志忠云

李畫病目

聊城李畫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目復枯問神胥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寧作虧心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

摧塌處剜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手謂
予言李客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為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園中忽梦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為神曰吾為汝送尾来自後覺尻骨痛痒数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痒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

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絶人爲相者所惑謀作亂因設詭計藉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爲人所告州將高某擒獲按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當石公時爲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無預謀者使其在詿誤之列且不可況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鞫其事吏承風旨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嘗

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按焚之石公之子琚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能備道之

馬三誣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隣舍袁春田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為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為鄉人言渠誣欺如此已將為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

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錢買之尋為州刺史所取闔郡皆知馬氏子孫不勝其辱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目數百里間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為此縣主簿捕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托以天神所為及掘得狐涎一甖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

縣境為之肅然其後吾舅表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
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官王主
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魚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
本潞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為北騎所俘乘騎
他出逃去騎追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昧頗聆
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歷觀諸獄不忍卒怖復扶之出
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
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强但推墮水中既而開目

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鄉鄰来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俘主来觀中人說前事俘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瘡瘢猶存

句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经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舉与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句會諸人感歎存殁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匕筯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歷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籬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續夷堅志卷二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貞雞

房皞希白寓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歸之為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錢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末一日張絅溝北古墓下縶一鴿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鉄李鉄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群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々下樹来不然鋸倒別説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搘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鉄李惧不知所為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史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鉄李知其變幻無寔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豫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

藥火燒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為繒所罥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烏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旦無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着鼈不尒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爲異之閒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哭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脣髀痕如麥龍許蓋神拔樹偃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鄰字德卿父飛狐令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歡呼馬前德卿亦為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

猶子鑄同騊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爲即墨令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令令不滑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穢圯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廳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圃中一倡百和少頃坌集周帀庭内中一大白狐據地

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置奴釵間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邏還遭群狐數百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軸地中令人轉之既久婦怏吐腥涎乃是即墨狐爲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爲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讖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崧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為詩讖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单州軍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途所至其後皆驗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撫之曰見説乎

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夫為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内重名畀之者為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名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寧懼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旨賦

鳳皇來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亦名入賦元妃素羅扇画梅云前村清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兵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者舊如聞々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児移勘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决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决囚無復疑尚慮有寃令旱已極因果不寃明當大雨如寃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

決此因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着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嶮絶下臨無地河中李欽叔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今人堅重腴瑩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旁以陳比之仙凡爲不侔矣

馬光塵画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画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内翰題其画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藁間殘年兩行淚絶筆數重山人謂童丱而以画稱且為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齧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為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齧主簿倒匍立數十人号叫擣楚不能救不半時頃齧簿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滹之三日焚簿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為物所憑則他世

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揮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卒僧道襍〻往来市人買賣負擔驢駝車載無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為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与呂氏碣石録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兩事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墻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為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衆犬鬬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為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己未為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適

丙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巽齋之讖

天會八年冊劉預為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巽齋安流順預之号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者建元雖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杯

輩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嘗以廕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弃官學道予曽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間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為意俄數葉間一桃大如杯盌為石所碍而止韓取

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如爲希遇望三峯再拜食之盡懷枝葉歸就洞穴髙絶處鑽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爲㪺酒桮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四十許人一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核滑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二桃杯云是宣政内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閲針次聞人沿濠上來喜咲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爲誰曰一走卒自真

定肩纖揷書來來濠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為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纖與書來針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真定來因為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揩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若得替卻為此賊壞卻我誓捉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此人遷居避之孙水焦符村說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廚人告言一婦人鬼每

夜来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来汝捽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来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燈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恠遂绝仲澤説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嘗見内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銘九字即徳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饕餮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既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説磁州観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開十三花是歳軌登科終於京洰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虢縣太子莊庚子歳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為十三試割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万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愷曽見古有一莖九穗盖不如是之多也

黄真人

脩武張裒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為府史好祈仙一日黄縉綽降因留事之謂之黄真人懸筆画像前每

事禱之君冕崇慶二年赴薦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
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即批
云臣作股肱弼予違賦成績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
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
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旓旦夕至幸先告之
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旓至黃吉甫真
第一人而君冕名寂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
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

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亾逃歸南渡後居永寧即施此呪矢士薛昜卿記其事

王叟隂德

稼縣宋莊王叟人目為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亾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大婦皆結髮推户為縣中第一第四子榮以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廵檢宋莊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内向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隂德致然問之不荅旁一叟云

王許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為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為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贵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貨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却之藥肆中隨即對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渫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敢自為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尓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馮婦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爽

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武陵春太和末病卒 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為章廟所詔提點天長觀平生靈異如金盂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霄宮辟閭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台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風過失所在 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

工破一石石中一蟇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闘城鎮高監初到闘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絡繼高氏農民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緡後百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戫可罷鄜時丞閒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盈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隣張氏水牯亦生一

犢李三爲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捷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令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愬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祥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无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

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餘噀墨水画上布五彩六噀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邈齪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庄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与婦望祭於所居之前有回風吹帋灰往西南庄此庄是閻小婦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来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妻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

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其牛價錢何用絹若干某牛價錢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証欲相欺昧耳布金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渠有布絹乃以行經蔽我面傷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閻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咲他日劉進及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閻一村落為言如此此与正大中默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巽其事命部掾王仲

寬為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秤乳香七錢半水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右各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候無水銀星子為度次下黃丹朱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拍碗坐熱湯上勿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鎔入藥在內木匙攪勻衆手丸

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切令有蔛縫或朱砂或水銀為衣不為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為衣取水銀三二粒手心内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藥成入培罨内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麪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麪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麪炒熟蜜蠟為丸如桐子大温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万緣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寧心養

氣為本事未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時向日咽氣以為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飢歲至父子夫婦相㗰㨿為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着臍中上用裹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須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少取破搽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

錢萋荁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窑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窑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菔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菔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致死臨卧削蘆菔一片着火中即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菔時預暴乾為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困羸喘嗽方阿魏三錢

斫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

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

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為三服以進

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婦

人煎藥婦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服孕婦病人及

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物服至一

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

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蟲如馬尾人髮

之類即當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方得

於神授隨手取効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幙官日得於閬郎陟云是古崔家方閬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劉以治寧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狀如葱根隨即平復服藥後遂去諸疾五蔵虛羸魂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麦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為末生乹地黄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一劑已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普濟加

減方其語簡畧又不著所從来而世人不甚敬信敢
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椀熬及一
半瘡在上飯後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為
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别以
膏藥傅之此方京毛張伯玉家𢿱示傅人後昆仲皆
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蔞方懸蔞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

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椀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鉄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户部林御其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蔞生薑甘草為主病癰先躁利次用瓜蔞藥日以乳香菉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病者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子承先人疽發於鬐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淂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

感念疇昔慚恨入地為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故并記之為戒

内蔵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扶剌山陽水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内庫貞祐南渡尚在人見舌作蒲稍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翱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鑾坊夜起便旋足

繞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獰惡尤可怖與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墻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即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街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牓顧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帝賊弒逆之

歌

駢胎

興定元光間陽翟小學王奉先其妻先産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幾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為訝予謂褚論固不可廢然駢胎品胎

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董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馬蹂踐而死夙世負滿師錢無算令來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焚香酹酒滿袖手其旁童自与人語明了可辨尋其聲在空中酹酒在地則颯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逋亡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国之為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

話淌由是致富汴京破後開復北上出入貴近家業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亂啚以為怪擿去其一氣系分兩歧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諸軍有三峰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禄者清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内翰子秀之子之父洎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

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黨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為人儀表脩聳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退之

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為以公生死之際觀之蓋
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獰惡林木蔽映
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訶掠
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
撵馬嶺作舉子時与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
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
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廵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
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画之用

是為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
画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
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哭曰我負一鬼至
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
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
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
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
為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
往壻家在輿中忽為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
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有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

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者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宗人就驛中取國書選於朝孰可為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

在此閣内翰子秀筆録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台我為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洺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隣顧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